

王中棣 东方明 著

月色无言

yuesewuyan yuesewuyan

根据该书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
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

长 春 出 版 社

月色无言

王中棣 东方明 著

長 春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色无言/王中棣, 东方明著.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2. 5

ISBN 7-80664-199-8

I. 月... II. ①王... ②东... III. 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8621 号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

(邮政编码 130061 电话 8569938)

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1.125 印张 2 插页 230 千字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20 000 册 定价: 20.00 元

根据该书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

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反腐题材的力作。

邝治久和黄之福是好同学，他们又一起下过乡。他们是患难之交，生死之交……

然而命运却让他们一个成了检察官，一个成了企业家；后来呢，又鬼使神差地一个成了涉嫌腐败纵火的嫌疑犯，一个成了追查这起案件的执法者。

邝治久不相信他的好朋友和好同学会成为那样的人，他要还他一个清白……

可是事与愿违，越是调查事情就越是严重，不仅在案件情节上，黄之福越滑越远；就是在二人的关系上，也出了不少让当事人出乎意料的事情……

此书故事情节曲折多姿，人物性格丰富鲜明，可读性极强……

❖ 第一章

那场要了黄之福性命的织造厂的大火是大清早着起来的，或者说是大清早发现的。

那天有大风。春风吹过黎明时静寂的市区，把路边的树枝摇晃得哗哗作响，吹起路上的塑料袋和纸片，满天飞舞。街道上人车稀少，穿着橘黄色马甲的环卫工人挥帚清扫着街道，还有些许晨练的人轻巧地跑过。就在这晨练的人们中有一个中年汉子，穿着蓝色运动服慢步小跑着，说是小跑，迈出的步子却坚实有力。他四十四五岁的样子，中等偏上的个头，要是别人，这年龄该发福了，有“啤酒”肚了，可是他没有，精悍得好像比实际年龄小五六岁。他沿着织造厂厂区街道跑着，不时地和熟人打着招呼。当他跑得额头汗津津的时候，掏出手帕擦擦，把速度放慢一些。看见路边有卖油条的摊儿就上前排起队，打算

买点回家当早点。

他就是这个厂的厂长黄之福。他这个厂长当得窝囊，厂子效益不好，连年亏损资不抵债，工人发不出工资，只好放长假。可他还得照常上班看守烂摊子。

一声凄厉的喊声传来：“失火啦……快救火呀，织造厂的仓库着火啦……”

黄之福朝织造厂看去，果然看见仓库的方向有股黑烟冒了出来，很快被风吹散。他从排队的人群中撤出来，朝织造厂跑去，边跑边喊着：“工厂失火了，大家快来救火呀！”听见喊声的人们谁还顾得上吃饭，纷纷向厂子跑去。工厂虽然关门了，可那毕竟是他们曾经赖以生存并且对这个厂的生存抱着一线希望的厂子啊。

黄之福加入到奔向工厂的纷乱的脚步声和吵嚷的人声中。他赶到大门前，大门紧锁着。来救火的人有的拎桶，有的拿盆，拥挤在大门前，摇晃着铁门喊着：“郭怀山，失火了，快开门哪！”郭怀山是工厂的守卫。人们又是喊又是摇门，可是里边没有一点反应。显然是里边没人。两个性急的小伙子从铁门上翻了过去，冲值班室奔去，看值班室也锁着门，又回来喊道，门锁着，郭怀山不在！

黄之福就大声说：“快去找他！”更多的人救火心切，爬上铁门企图从上边爬过去。

有人喊道：“郭怀山来了！”

黄之福回头看去，郭怀山骑着一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着急忙慌地来到大门前，把车子往旁边一推，哆哆嗦嗦地掏钥匙开门。因为急也因为惊慌，手一个劲儿地抖动，钥匙就是捅不到锁孔里。好一阵他才捅开门

锁，把大门打开，人们蜂拥而入，奔向火场。

郭怀山吓得不知道干什么才好。黄之福抢过一桶水就冲上去。这时有人提醒说，厂长快向 119 报案呀！仿佛这话提醒了黄之福，他也说快报案！郭怀山说，厂长，没有电话，电话欠费停了。黄之福大声吼道，你快到街道公用电话报案！快快。我在这儿组织大家救火！郭怀山跑了出去。人们胡乱地往火上泼水，因为房子高，泼不到房顶上。有人嚷着开门！有人喊上房！可还没等开门也没等上房，火苗轰地一下从窗口蹿出来。黄之福又拎起一桶水冲了进去，人们喊道：“黄厂长，别去啦，危险！”黄厂长像许多英雄一样高喊着：“不要管我，救火要紧！”

浓烟滚滚，火舌长吐，人们难以靠前，只能远远地做些徒劳无益的工作。黄之福拎着水桶在浓烟中跑进跑出，看见副厂长洪承续就嚷道：“老洪，消防车咋还没来？”洪承续也心急火燎：“是啊，怎么还没到！”“再不到就全完了！”黄之福又从别人手里抢下一桶水，要冲进去。洪承续拉住他：“黄厂长，不行了，救不住了，别上了，危险，里面还有好几桶柴油哪，爆炸了可不得了！”黄之福在人群中看见郭怀山，脚步一顿：“电话打了？”“打了，他们说马上就到。”郭怀山看见黄厂长拎着水桶还要往火区冲，一把拉住他：“黄厂长，别进去了，危险！”黄之福甩开他冲进火场。只听“轰”地一声巨响，一个油桶爆炸，热浪把黄之福打了个仰巴叉倒在地上。人们把他拖下来叫着。这时，炸开四散的油星也都着了火，雨一样纷纷落下。黄之福坐起身，说：“别管我，快去救火，救火！找消防队，消防队！”

消防车的呼啸声由远及近。很快，随着消防车警笛的叫声，几辆红色的消防车风驰电掣般地驶进火灾现场。消防队员迅速冲出车门，拉开尼龙水带，接上消火栓，打开阀门。强劲的水流从水嘴喷出。可是火势凶猛，加上风大，火借风势，风助火威，交织水龙一时难以缚住火魔。不久，检察员富运河也来到现场。他是在上班途中发现火灾，听说是织造厂失火，感到这火着得有些蹊跷，跟着消防车进来了，先给邝治久打电话，电话占线，又给反贪局张局长打手机，报告了情况。张局长关于织造厂火灾的消息就是从这儿得到的。

有消防队员奋力扑火，好比战场上来了正规军，拎桶拿盆的人们就没有多少事可做了，远远地看着。黄之福是厂长不能闲着，在起火现场奔忙；郭怀山出于一种赎罪感，也帮着忙活着。

房盖被烧塌了架，“轰”地一声落下，溅起一股巨大的烟尘。

邝治久是个非常敬业的人。这天早上他刚上班，皮椅子还没坐稳，顶头上司张局长就打来电话，让他马上去一下，口气还挺急。邝治久放下电话，想着局长找他会有什么事情，皮鞋的铁钉踏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咔咔的声响。

反贪局长张有年是检察院的老干部，为人豪爽正直，喜怒都挂在脸上，曾经抓过几个经济上的大案要案。反贪局一成立，院长让他挂帅，全院范围内随便选人，他第一个就选了邝治久，两人配合默契。邝治久到了张局长办公

室前敲敲门，没等局长说进，他推门而入。正在桌上翻找什么东西的张局长马上停了下来，问：“织造厂失火你知道吗？”

刚在沙发上坐下去的邝治久惊讶地站起来，不相信似地问：“织造厂？！”

张局长肯定地点点头，说：“小富到现场了。咱们昨天成立专案组，决定今天进驻织造厂，怎么一早就失了一把火？这把火是不是着得巧了点？”

邝治久沉着脸没有吭声。很明显，这的确是巧了点。怎么他们刚要进厂，厂里就着把火呢？是把天火呢还是人为的，冲着他们工作组来的呢？他很有些为织造厂担心，不仅因为他们就要进工作组，关系到查证工作；还因为这个厂的厂长黄之福是他的同学和好朋友。在他的心目中，同学和朋友是两码事，好同学未必就是好朋友，朋友是可以掏心窝子的，是无话不谈的。他邝治久和黄之福就是好同学加上好朋友的双料友谊。他能不为他担心吗？

“都烧掉了什么？”

“现在还不清楚，”张局长说，“治久，你知道院党组对织造厂这个案子很重视，把你们从银行那个案子上抽下来，从上到下是下了很大决心的。”

本来，邝治久和富运河在市银行的白潜龙受贿案上，可是，他们认为这个大有抓头的案子，却一直没有找到足以让人信服的证据，查不出个头绪，案子像条跳到沙滩上的鱼，上不去，下不来，晒成干了。就在他们正想办法突破的时候，有人举报织造厂的领导有重大贪污问题。局里人手不足，就决定先把他们从银行案撤下来。邝治久认为

如果继续抓下去，那很可能是一个大案子。张局长凭他多年的经验，何尝不知道那可能是件大案呢，解释说，白潜龙案放下是早了点。如果有问题，早晚跑不掉他。邝治久也明白领导有领导的部署和考虑，于是表示服从领导安排。

“当然，巧合的可能也是有的。”张局长仍沉浸在刚才的话题里，“不过还是要查一下，是不是有人走露了消息。”

邝治久看着他信任的上级，说了一声：“是。”

这时，电话响了，张局长抓起受话器。电话是富运河打来的，他向张局长汇报了火灾现场的情况。张局长嗯嗯答应着。邝治久说，我也到现场看看去。张局长放下电话说去吧。邝治久刚要抬腿，张局长又说：“治久，你从那封匿名信里发现什么没有？”

“信中只说织造厂的班子肯定有大问题，没提供一点线索，太含糊了。”

张局长肯定地说：“据我们了解，织造厂跟深圳的一家公司定了 1000 万元的设备，结果五台主机进来以后，那边的公司突然消失了……”

邝治久疑惑地问：“突然消失？”

“是的。一夜之间，公司解散，主要负责人携巨款潜逃，至今下落不明，那边的公安机关正在全力破案。难道这里边没有什么联系吗？”

邝治久不想把这事和织造厂联系起来，就说：“这种受骗的案件，我们以前也受理过。受骗方大多没什么主观责任。”

“可那 1000 多万元的设备，在今早的一把大火中烧掉了，是巧合吗？”张局长惋惜地说。

邝治久眉毛一动，心想，那可就严重了。他说：“局长，我去现场看看。”说着就急急忙忙地走了出来。他到办公室叫上检察员方志高，下楼发动了三轮摩托车，鸣着警笛向院外冲去。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一些警察也到现场维持秩序，包围了火场废墟，把围观的群众拦在外面，不让看热闹的人靠近。邝治久和方志高的摩托车开过来，公安局刑警队队长李铮就看见了。他们是老相识，共同办过案子。两人握握手，富运河看见邝治久和方志高来了，也过来打招呼。因为他们和李铮都认识，邝治久就没有给他们做介绍，站在人群中留心听人们的反应。他看见，在围观的人群中有位 30 来岁的少妇，扶着一辆小巧的摩托车，穿着红色的风衣，一脸关切的神情。她相貌端庄，眉眼俏丽，薄唇因为涂了口红，仿佛一朵开在脸上的玫瑰花。她是在上班途中听说织造厂失火的消息，没去上班，跟着消防车赶到这里的。

这时邝治久还不知道她就是廖红。

“邝处，”富运河指指现场，心疼地说：“这把火烧得里边的一切全完了。”邝治久看着火场，问：“里面都有什么？”富运河说：“油桶、棉纱、木材、五台新设备，还有一些账目和单据。”邝治久的眼眉微微动了动：“账目？为什么放在这儿？”富运河说：“厂里连年亏损，为给退休工人发工资，把临街的办公楼一楼租出去开了饭店，各科室

都合并到二楼，办公地方小，有些账目没处放，就封好放进仓库。这是他们主管财务的副厂长洪承续的解释。”富运河指指在火场奔忙着的洪承续，说，“那个穿灰夹克的就是他，厂里防火工作由他负责。”

李铮知道作为反贪局的干部不会对一般的火灾有兴趣，既然他们来了这么多的人，就说明这火烧得有名堂，便也说：“那个穿红线衣的叫郭怀山，是昨晚值班员。起火的时候，他不在值班室，厂院大门锁着。穿运动装的是厂长黄之福，表现很勇敢，油桶爆炸时晕倒过一次，仍不肯下来。”李铮不知道，邝治久不仅认识黄之福，而且他们还是好同学和好朋友。只是这个时候他们不便说话。

火势已经基本得到控制。黄之福仍跟在一个手持高压水枪的消防队员后面，配合救火。厂长的奋勇让工人们感动，在当今，有几个厂长能够像黄厂长这样，在危急的关头，不顾个人安危，舍生忘死的往火里冲呢？人们纷纷议论着，说黄厂长是好人，还说深圳那公司把人坑苦了什么的，对黄之福充满了同情。

富运河和方志高在人群里不动声色地听着，搜集着群众的反应。

这些议论邝治久听到了，黄之福也听到了，他那布满烟灰的脸，不易为人察觉地流露出一丝微笑。他透过烟雾，看见堆在仓库里新进的五台机器已烧得面目全非。不知道是因为累的还是因为烟熏火烤所致，或是看见新进的机器被烧成废铁心疼的，黄之福身子朝后一仰，“咣当”一下，摔倒在地上。

邝治久和李铮等人急忙奔了过去，富运河叫道：“快

叫救护车！”

黄之福醒来，看见周围是一片耀眼的白色，白墙，白棚，白窗帘，连面前站着的女人，也穿着白色的长褂子，戴着很特别的白帽子。他明白了，他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随之他也想起他是救火时晕倒了。他动了一下身子，身子有些疼。他看看四周，看出这是一间小病房，只有两张床，另一张床空着。站在他面前的是护士。他又合上了眼睛。

“之福！”

一个熟悉、亲切的声音在耳边响起，黄之福睁开眼睛。邝治久弯着腰站在他的面前，手里拎着两个塑料袋，一个装着日用品，一个装着水果，正关切地打量着病床上的他。

黄之福头上包着纱布，手上吊着绷带，笑了笑，好像很累。

“治久，火救住了吗？”

“彻底救住了。你就放心地休息两天吧。”

他将袋子里面的东西一一放进床头柜里，香皂、牙刷、牙膏、牙缸、毛巾、拖鞋、水杯、饭盒、勺、水果刀，当然还有时令水果。

“还缺啥，随时告诉我。”

“啥也不缺。我又没什么大事，下午就能出去了。”

“下午你可出不去，我问过医生了，你至少得住一个星期。喝水不？我去把杯子刷刷。”“不渴，你坐一会儿，咱们哥俩好久没在一起说会儿话了。当这个破厂长，一天

瞎忙活。”黄之福拉住他，“你说住一个星期？工厂烧成这个样子我哪有心思住院？”

邝治久靠他身边坐下，问：“要不要告诉家里一声？”

黄之福摇摇头，说：“算了吧，淑兰那个样子，让她知道不是让她上火吗。”

邝治久注视着这位老同学和知心朋友，想起了临来火灾现场前，张局长和他说过的话。为什么这火早不着晚不着，偏偏在要进工作组的时候着了呢？

黄之福看着他问：“治久，你有事？”

“没有。”

“不对。你瞒不住我。我看出来了，你有话要说。说吧。”

“仓库里怎么放着账目。洪副厂长说财会科有一部分账目放在仓库里。”

“啊，”黄之福说，“那都是头两年的陈账。洪承续跟我打过招呼，厂里效益不好，我们一楼出租了，办公室实在是太挤了，我就同意把账目放到仓库里去了。”

“之福，你们知道检察院今天进厂吗？”

“不知道，你又没跟我说。别人也没跟我说，我怎么会知道？”

大概是因为邝治久提了这个敏感的问题，让黄之福不愉快吧，一时两人都闷在那里，没有吭声。邝治久想，黄之福说的不是没道理。张局长的疑问难道就没有道理？黄之福和邝治久夫妇都是好朋友，或许是他无意间说给了妻子王晶，她把这消息透给了他？

邝治久正想着王晶，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位风韵

犹存的中年女人拎着水果袋匆匆进来。她就是邝治久的妻子王晶，也是黄之福的同学和好朋友。

黄之福欠起身子，说：“王晶，都挺忙的，你跑来干什么？”

王晶看他要坐起来，上前按住他的肩膀，说：“你躺着，别动。”她坐在邝治久旁边的板凳上，“接到治久的电话，把我吓一跳。怎么样，伤着没有？”

“没事。”黄之福尽量平淡地说，“可能是救火有点累也有点紧张。休息一天就好了。”

王晶问：“之福，吃什么？苹果、荔枝，还有桃。”

黄之福笑道：“治久都买那么多了。那就吃个桃吧。”

王晶却将荔枝递过去，“还是吃荔枝吧，挺新鲜的。”

黄之福说：“还是吃桃吧。桃，逃嘛，但愿我们厂能够逃过这一劫！”

王晶说：“好你个共产党员厂长还有点迷信哪！”

邝治久把桃子拿起来，又从床下拿过一个盆子，说：“我去洗。”拎起桃袋子向门外走去。王晶说，“哎，那盆子不干净。还是我去吧。”跟着出去。

黄之福望着他们的背影，满意地笑笑。古人说，人生难得一知己，得一知己足矣。他黄之福不是有一个知己，而是有两个夫妻知己，他知足了。

出了病房门，邝治久将门关好，小声地问王晶：“昨天你见到之福了？”

“没呀，怎么？”

“没什么。”

王晶回头看着他：“哎，你说，是怎么回事？”

“我们专案组决定今天进织造厂，这把火太巧了。”

“这世上巧事多了。你们进厂，就不兴人家失火了？”

“火灾现场里有一批账目。”

“那可麻烦了。”王晶忽然醒悟道：“噢，你怀疑我通风报信？可你和我说过你们工作上的事吗？”她生气了，看着邝治久的目光就有些冷。

知道黄之福住在这家医院的，还有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年轻女人，那就是曾经出现在火灾现场的穿着红风衣的廖红。她虽然不是织造厂的职工却比任何一个织造厂的职工，更关心这场火灾。确切地说，她关心的并不是织造厂，而是织造厂的厂长黄之福。因为他们是一对尚不为外人知晓的秘密情人。黄之福住进医院不久廖红就到了医院，但她不敢堂而皇之地进来探望她的心上人。她知道他住进来之后，一定有不少的人来看他，她碰上熟人怎么解释他们的关系？黄之福曾经叮嘱她，一定不要把他们的关系公之于众。会有那么一天他们像夫妻那样亲密地出现在亲友面前，可那不是现在。他劝她耐心等待。平常她也可以等待下去，可是现在她等不下去了。她的黄之福受伤了呀，她要知道他伤得重不重，伤在什么地方，她要用她的柔情抚平他身体上乃至心灵上的创伤。可是，她居然连医院的门都不敢进去。她现在才知道当一个情人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

廖红还是战胜了自己的怯弱，大着胆子进了医院大楼。她想，人们也未必认识她。她这么想着匆匆从电梯出来，到护理台打听到黄之福住的病房，道过谢便向病房走